

二獎 通往世界中心的火車／沈憲彰



波奇拉雅／A Pokeelaye

我住在印度拉賈斯坦省的沙漠裡，村子裡有十六戶人家。我們家飼養駱駝，等駱駝長大了，我爸就會叫我把牠們牽到鐵路旁，賣給什麼話都不說的人，連駱駝身上背的一大堆乾貨也一併賣掉。我不知道我們為什麼住在這裡，我爸媽和鄰居們也沒有想過這個問題。從我家往北走四十分鐘，經過一片什麼都沒有的沙漠，就會看到我說的那條鐵路，掛著一個連月台也沒有的小站。每天早上和下午各有兩班火車經過，分別開往東邊和西邊。就算不帶駱駝，每天下午，我也會自己一個人來看火車。我往往坐在同一顆沉甸的大石頭上，從遠遠的那端聽到火車出現、停在我面前、列車尾巴消失於我的視野，儀式般虔誠、寧靜。火車離我最近的時候，我看到乘客的表情，車上的乘客也會看見我。我們不一樣，穿不一樣的衣服，皮膚的顏色也不一樣。不知道他們從哪裡來？也不知道他們要去哪裡？每天經過我眼前的火車，都把他們載到哪去？我家的駱駝知道答案，因為牠們也都去了那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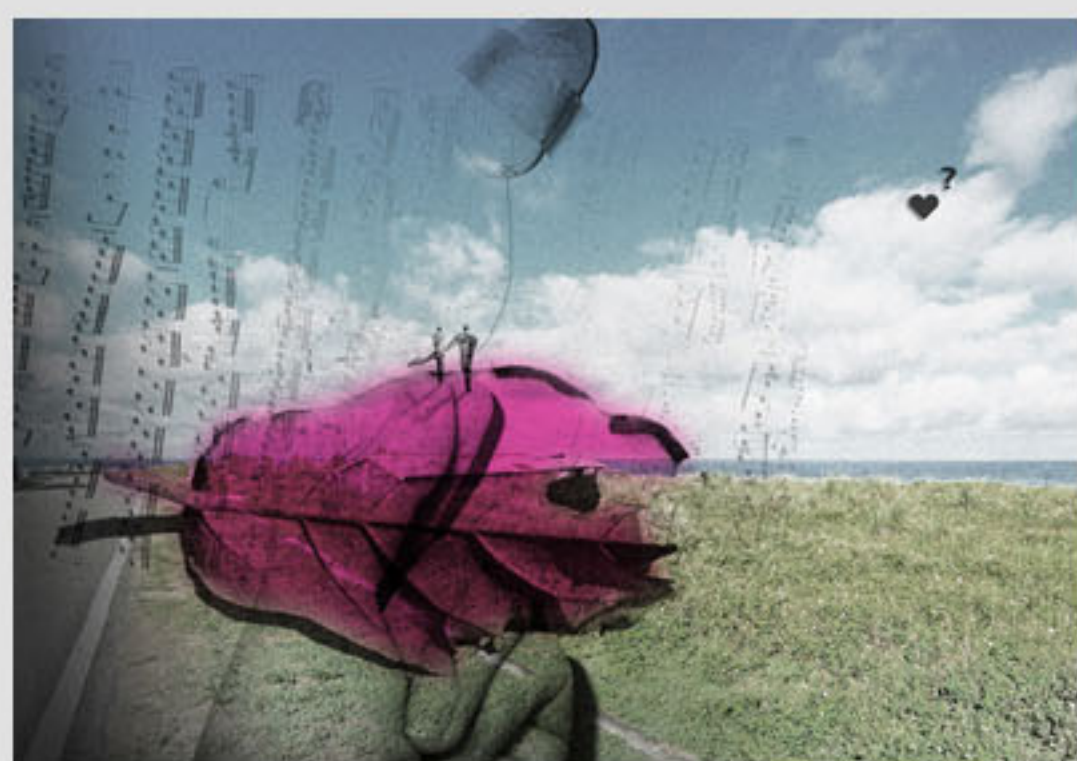
有一天下午，我跟著我家的駱駝，一起跳上了火車。



台北／A Taipei

我要每天要騎四十分鐘的機車到公司上班，如果運氣不好，眼前每個紅燈都亮了，就需要更多時間。停紅燈的時候，不論走斑馬線的行人、或是身旁的騎士，臉都是灰藍色的。如果改搭捷運上班，那些灰藍色的人也會跟我同行。進了公司，我轉頭瞥見電梯裡同事，跟鏡子裡的我一樣，也都是灰藍色的，甚至連 16% 的藍都褪掉了。從什麼時候開始？為什麼我們都被染色了？我和我的同事們也都沒想過這個問題。每天與同一部電腦相覷，密麻的文字和花白的線條，我總是視而不見，開會時副總說的話我也沒注意聽，眼前閃爍的，只有液晶螢幕右下角的休假行事曆。每天在老闆腦袋裡的那把尺爬呀爬，每隔 365 天才可以把頭探出他的眼窩外呼吸。去年到了北海道賞雪，今年同事說泰姬瑪哈陵美得像天堂，一生必去一次。不管去了哪裡，只要上了電梯，進了公司，我又變成灰藍色，日復一日。至於十六歲那朵桃紅色的玫瑰，光燦的色調從哪裡來？迷魂的香味飄向哪裡？帶刺？我忘了。十四年後的我想起答案，因為我也去了那裡。

三十歲，我離開台北、離開那棟大樓、離開我自己，從灰藍漸變成桃紅。



世界中心／A Heart

每天起床後，我用左手牽著他，站在屋頂上看海四十分鐘，有時候把他也抱在懷裡。是這種濃縮後又還原於指尖的幸福，枯葉化做玫瑰，石頭也不自量力的輕盈。我和他再也不想任何問題，再也不羨慕別人。

於是，我說：我就這樣抱著你看海一整天，哪兒也不去，好不好？